

第一章 緒 論

緒者，絲耑也，可引伸為任何事物的開端¹，對本文來說，則是討論的起點，應先清楚交代本文擬欲探究的核心問題，並因應此一問題而提出一套解決的模式，再以這套模式為基準，檢覈學界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，突顯本文的寫作價值與意義。

第一節 論題的導出

中國古典詩歌肇自風、騷，流經漢、魏、六朝發展至有唐一代，無論是詩人的數量或詩作的品質，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，誠如明人胡應麟（1551-1602）云：「甚矣！詩之盛於唐也。其體則三四五言、六七雜言、樂府歌行、近體絕句，靡弗備矣；其格則高卑遠近、濃淡淺深、巨細精麤、巧拙強弱，靡弗具矣；其調則飄逸渾雄、沉深博大、綺麗幽閒、新奇猥瑣，靡弗詣矣；其人則帝王將相、朝士布衣、童子婦人、縉流羽客，靡弗預矣。」²可見唐是一個古典詩歌全面興盛的黃金時代，後人更以「詩」為唐朝「一代文學」的代表，係唐朝文學的正統³，及至廿一世紀的今天，古典詩歌的創作榮景早已成昨日黃花，但談起中國古典詩，很多人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印象仍是「唐詩」。

然而這類看法，僅是就詩歌體裁的完備、作品風格的豐富、書寫身份的多元等總體面向來鳥瞰的；事實上，在不同作家、風格的唐詩，並不享有同等的價值地位，如前引胡應麟推崇詩盛於唐，同時也指出唐詩風格有「高卑」之分，而「猥瑣」一目雖是一種風格的描述，唯其中顯然含有貶抑的價值判斷在。因此進一步聚焦，很多人認為「盛唐詩」才是「唐詩」的正典，是中國古典詩歌代表中的典範，清初葉燮（1627-1703）觀

¹ 許慎《說文解字》釋「緒」字云：「絲耑也。」清人段玉裁注：「耑者，草木初生之題也。因為凡首之稱。抽絲者得緒而可引。引申之，凡事皆有緒可續。」參見許慎著，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台北：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8年12刷），第13篇上，頁1下。

² 胡應麟：《詩藪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3年），外編，卷3，頁1上-下。

³ 元人羅宗信〈中原音韻序〉云：「世共稱唐詩、宋詞、大元樂府，誠哉！」（周德清：《中原音韻》，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96年，羅宗信〈序〉，頁15）這應是最早將詩視為唐朝一代文學的文字記錄，從中可見此說已是元人共識。清末民初王國維《宋元戲曲史·序》說得更清楚：「凡一代之文學，楚之騷、漢之賦、六朝之駢語、唐之詩、宋之詞、元之曲，皆所謂一代之文學。」（氏著：《宋元戲曲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序，頁1）「一代文學」觀念的產生，和為文體爭正統有關，參見龔鵬程：〈南北曲爭霸記〉，陳國球、王宏志、陳清僑編：《書寫文學的過去——文學史的思考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97年），頁270-272。

察當時詩壇現象指出：「若云漢、魏、盛唐，則五尺童子、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，亦熟於聽聞，得於授受久矣。此如康莊之路，眾所群趨，即瞽者亦能相隨而行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？」⁴可見在清初之時，崇效盛唐已成時人的共識，葉燮以稍譏諷的口吻說，即使是識見不高的村俗童子或老師，亦知奉盛唐為圭臬。而這種想法，自然也就沿承迄今了，只須稍微翻檢今人編撰的《中國文學史》、《中國詩史》、《唐詩史》一類著作，便能輕易印證此一情形。

特別尊崇「盛唐詩」的觀念，並非葉燮時人的首創。一般認為，這個觀念大體定型於明代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唐詩品彙提要》云：

明初閩人林鴻始以規仿盛唐立論，而棟實左右之，是集其職志也。……楊仲宏撰《唐音》，始別為一目，棟祖其說，遂至今沿用。……其分初、盛、中、晚，蓋宋嚴羽已有是說。……《明史·文苑傳》謂：終明之世，館閣以此書為宗。厥後李夢陽、何景明等摹擬盛唐，名為崛起，其胚胎實兆於此。⁵

經明人的鼓吹，將唐詩史劃分為「初、盛、中、晚」四期，幾已是討論唐詩史的固定模式，此法的流行程度，甚至讓後人依此將宋詩、宋詞、明八股文、跨朝代的詞史，亦劃分為「初、盛、中、晚」⁶，凡座落在「盛」時期的作品，皆代表該時段中該文體的最高成就，同時也成為後人學習的主要對象。明人的「初、盛、中、晚」四唐之分，實即指向「詩學盛唐」的主張，故高棟（1350-1423）《唐詩品彙》引鄉賢林鴻云：「開元、

⁴ 葉燮：《原詩》，卷3，外篇上，見《清詩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599。

⁵ 紀昀、永瑤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8月北京7刷），卷189，〈唐詩品彙提要〉，頁1713b-c。

⁶ 陳衍云：「此錄亦略如唐詩，分初、盛、中、晚。……今略區元豐、元祐以前為初宋。由二元盡北宋為盛宋，……。南渡茶山、簡齋……為中宋，……。四靈以後為晚宋。」（曹旭校點：《宋詩精華錄》，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卷1，頁5）以宋詩分期比附四唐說。尤侗云：「唐詩有初、盛、中、晚，宋詞亦有之。唐之詩，由六朝樂府而變；宋之詞，由五代長短句而變。約而次之，小山、安陸，其詞之初乎；淮海、清真，其詞之盛乎；石帚、夢窗，似得其中；碧山、玉田，風斯晚矣。」（徐鉉著，王百里校箋：《詞苑叢談校箋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8年，尤侗〈序〉，頁3）是以宋詞分期比附四唐說。《明史·選舉志》云：「論者以明舉業文字，比唐人之詩：國初比初唐；成、弘、正、嘉比盛唐；隆、萬比中唐；啟、禎比晚唐云。」（張廷玉等撰：《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》，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2年，頁1689）以明八股文分期比附四唐說。劉體仁云：「詞亦有初、盛、中、晚，不以代也。牛嶠、和凝、張泌、歐陽炯、韓偓、鹿虔扈輩，不離唐絕句，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，然皆小令耳；至宋則極盛，周、張、柳、康，蔚然大家；至姜白石、史邦卿則如唐之中；而明初比晚唐，蓋非不欲勝前人，而中實枵然，取給而已，於神味處全未夢見。」（劉體仁著：《七頌堂詞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1年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印《別下齋叢書》本，頁1下）是以跨朝代之詞體流變比附四唐說。

天寶間，神秀聲律，粲然大備，故學者當以是為楷式。」⁷依此，儘管四庫館臣認為四唐說可以溯至嚴羽，其實不乏商榷的餘地⁸，但正透露他們相信——嚴羽是明人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源頭。

由於「初、盛、中、晚」四唐之分早已深入人心，故似很少人去關注「盛唐詩」這個概念是如何產生的。一般人習慣認為，「盛唐」是唐詩的高峰，而且以開元、天寶年間的詩為主，則只要提到「唐詩」，便免不了要談及「盛唐」。然而，如果我們仔細翻檢宋人典籍，就會驚異地發現，「盛唐」其實是相當後起的概念，其產生遠在「晚唐」之後；而且，起初「盛唐」的指涉時段不一定限在開元、天寶年間；甚至有一段不短的時期，宋人所謂的「唐詩」並不以今人習慣的「盛唐詩」為典型代表，而是側重在「晚唐詩」的意涵。凡此，皆與一般人長久以來早已定型觀念有很大的落差，故「盛唐詩」如何取代「晚唐詩」而成為「唐詩」的典型代表，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。

這個問題，其實也就是「詩學盛唐」此一觀念如何形成的問題。一般人可能習慣認為，此是明人受嚴羽詩論的影響，故沿襲至今，奠定後人以「盛唐詩」作為「唐詩」代表的觀念。這類觀點，固然無可厚非，但其實很有鬆動的餘地。嚴羽確曾拈出「詩學盛唐」的主張⁹，〈詩辨〉云：「故予不自量度，輒定詩之宗旨，且借禪以為喻，推原漢、魏以來，截然當謂以盛唐為法。」¹⁰而高棅自述其《唐詩品彙》的編選：「採集古今諸賢之說，及觀滄浪嚴先生之辯，益以林（鴻）之言可徵。」¹¹又該書〈歷代名公敘論〉臚列十八位「古今諸賢」及其共計三十四條的格言，嚴羽一人便佔十八條居冠，計含〈詩辨〉、〈詩法〉、〈詩評〉、〈答吳景僊書〉，其次是元人傅與礪《詩法源流》三條、虞集詩論二條，剩餘十五人各僅一條，可證嚴羽之詩論確曾予高棅和明人的深刻影響，遠勝他人。因此，學界長久以來只要探討元、明以後聲勢日壯的「詩學盛唐」觀念，皆不免提及嚴羽詩論對元、明以後詩論的淵源承啓，例如：朱金城、朱易安發表於公元 1983 年的一篇文章宣稱：

明清兩代論詩，幾乎都要旁及《滄浪詩話》，如高棅的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分，前後七子「詩必盛唐」的主張以及各種「神韻」、「性靈」、「格調」說，都與《滄

⁷ 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（台北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〈凡例〉，頁1上。高棅以開元、天寶為盛唐的主要時段。關於高棅的唐詩分期觀念，可參見蔡瑜：《高棅詩學研究》（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1990年，文史叢刊之85），頁58-60。

⁸ 詳見本文第二章〈「盛唐」概念與唐詩分期論的形成〉前言部分。

⁹ 大陸學者張健認為嚴羽之詩論著作，原未取名《滄浪詩話》，《滄浪詩話》之名乃明人所加，詳見氏著：《〈滄浪詩話〉非嚴羽所編——〈滄浪詩話〉成書問題考辨》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，1999年第4期，頁70-85。但為討論方便，本文仍以《滄浪詩話》稱之。

¹⁰ 嚴羽著，郭紹虞校釋：《滄浪詩話校釋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年），〈詩辨〉，頁27。

¹¹ 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，〈凡例〉，頁1上。

浪詩話》有淵源關係，可見嚴羽影響之深遠。¹²

出版於 1996 年的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亦認為：

嚴羽不滿宋詩，轉以盛唐為法。因此，元明詩壇的回歸唐音者，多受嚴羽詩論的影響。元楊士弘編撰《唐音》，崇奉盛唐，即可見嚴氏影子。明初高棅《唐詩品彙》，……他的理論直接受到滄浪的啟示，奠定了後世唐詩學研究的基調。後來李東陽的論「聲調」，前、後七子倡「格調」，他們高唱「詩必盛唐」的擬古主張，都與嚴羽有淵源承啟的關係。¹³

從四庫館臣到今日學界的見解，由於獲得明人第一手資料的支持，頗足據信，並成為今日學界的主流意見。一般人認為「盛唐詩」的價值、地位，初步奠定於嚴羽，應是受到這類強力論述的影響。由於此一看法幾已成為研治文學史的一種常識，因此使人們容易將在嚴羽觀念中「已完成」(has done) 的盛唐詩史地位，誤以為即是崇效盛唐詩的「源頭」，故在他們理解的嚴羽詩論，是即源頭即完成的，二者之間絲毫沒有空隙，於是嚴羽提出「盛唐」此一分期概念並主張崇效盛唐詩，便近乎一種天才式的孤萌獨發，前無古人，後有元、明詩論繼之，深遠地導往後迄今的唐詩觀，例如張宏生便指出「詩學盛唐」係嚴羽相較於時人的「超前意識」¹⁴，有人甚至傾向以為嚴羽是奠定後世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唯一推手，如清康熙年間的李清馥《閩中理學淵源考》所云：

羽雖祖唐人，然其體材勻密，詞調清壯，無一語軼繩尺之外。同時（天）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。其子鳳山，鳳山子子野、半山，邑人上官闕風、吳潛夫、朱力庵、吳半山、黃則山，盛傳宗派，殆與黃山谷江西詩派無異。¹⁵

依據這段資料，嚴羽儼然開創了「滄浪詩派」¹⁶，而且此一「詩派」後來更堂皇地榮登

¹² 朱金城、朱易安：〈試論《詩源辨體》的價值及其與《滄浪詩話》的關係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1983 年第 4 期，頁 117。

¹³ 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418。這部分是由蔣凡執筆。

¹⁴ 張宏生以「超前意識」說明嚴羽詩論在宋代備遭冷落，到明清則獲得廣大迴響，見氏著：《宋詩：融通與開拓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第四章〈詩學的探索與嚴羽由邊緣到中心〉，頁 91-93。

¹⁵ 李清馥：《閩中理學淵源考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39，〈嚴儀卿先生羽〉，頁 7 上。

¹⁶ 李銳清即以「滄浪詩派」稱之，見氏著：《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研究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2 年），第一章第四節〈師承、親友與交遊〉，頁 20。

元、明以後詩學的主流。

然而，這類流行的看法是很可懷疑的。文中所述上官闔風、吳潛夫、朱力庵、吳半山等人都是嚴羽在福建邵武的同鄉，戴石屏（復古）亦曾在此擔任教授一年，可見依據這條文獻，我們至多只能推定嚴羽詩論的流行範圍僅在邵武一帶，未必真對整個宋末詩壇有重大影響，是否已和「江西詩派」一樣取得席捲整個詩壇的勢力，其實很有商榷的空間。¹⁷反觀南宋中晚葉之際，已經有不少人崇效盛唐詩，檢覈當時的文獻資料，不難初步舉出以下數例，如江湖詩人宋伯仁〈寄鄭貢父秀才〉云：「想斟新社酒，多讀盛唐詩。」¹⁸如釋文珩〈朱靜佳挽詞〉云：「詩有盛唐風，人稱一代雄。」¹⁹如陳世崇《隨隱漫錄》記載：「壬戌秋，儲君賜先臣〈記顏贊〉云：文窺先漢，詩到盛唐。」²⁰蘇幼安稱柴望（1212-1280）的詩文：「馳騁晉魏，駕軼盛唐。」²¹又如方鳳（1241-1322）推崇謝翱（1249-1295）「為詩厭近代，一意遡盛唐而上。」²²嚴羽之叔父吳景仙《詩說》也有「取盛唐」的意向。²³在文學史或批評史的研究，稱某人曾受另一人的「影響」，應以歷史實證的方法，對所欲探究之觀念的淵源、流傳或媒介等物進行嚴謹的辨析，以期盡量避免平行的「比對」。依現有的資料，儘管我們已有充分的證據指出明人受嚴羽影響甚深，卻無任何跡象顯示宋伯仁、釋文珩、陳世崇、蘇幼安、方鳳、吳景仙等人推崇「盛唐詩」的觀念亦取自嚴羽。

職是之故，我們寧願暫時假定「詩學盛唐」之說，至少在南宋中晚葉，已廣受人們認同，恐非嚴羽一人的孤萌先發，更未必是他的影響使然。元、明以後的詩論家過度膨脹嚴羽在南宋詩學的地位，很可能只是「後見之明」，在提出確鑿的證據之前，應不足

¹⁷ 詳見張健：〈《滄浪詩話》非嚴羽所編——《滄浪詩話》成書問題考辨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，1999年第4期，頁84。張先生又指出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收錄嚴羽詩論，並不表明嚴羽詩論在宋末詩壇起過廣大的影響或流傳，因為魏慶之也是閩人，《詩人玉屑》收錄閩人著作也特多，其收嚴羽詩論可能基於「鄉曲之見」（方回〈詩人玉屑攷〉語），應可據信。

¹⁸ 宋伯仁：〈寄鄭貢父秀才〉，傅璇琮等編：《全宋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卷3180，頁38168。

¹⁹ 釋文珩：〈朱靜佳挽詞〉，傅璇琮等編：《全宋詩》，卷3322，頁39611。

²⁰ 陳世崇：《隨隱漫錄》，卷3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：《宋元筆記小說大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冊5，頁5409。案：四庫館臣說「儲君」指宋度宗（1264-1274在位，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121，〈藏一話腴提要〉，頁1048b）。

²¹ 柴望：《秋堂集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末附錄蘇幼安〈宋國史秋堂柴公墓誌銘〉，頁4下。

²² 方鳳：《存雅堂遺稿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3，〈謝君臯羽行狀〉，頁13上。

²³ 嚴羽〈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〉云：「吾叔《詩說》，其文雖勝。然只是說詩之源流，世變之高下耳。雖取盛唐，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向處。」（《滄浪詩話校釋》，附錄，頁251-252）

深信。今人在許多文學史上的「常識」受明人詮釋觀點頗深的影響²⁴，因此便連帶較忽略去探察：嚴羽同時或之前，有沒有人亦提到「盛唐詩」的概念？有沒有其他宋人亦曾系統地主張「詩學盛唐」？若有，則它和嚴羽之說有無任何關連或異同？更緊要的是，盛唐詩究竟有何種內涵或特質，以致吸引嚴羽或宋人（乃至元明人）的青睞？此一觀念的浮現，是爲了因應或解決什麼詩學問題？它和宋代詩學的發展有何關係？這些乏人深究的疑問，不能不說是學界尙待填補的研究缺口。

崇效「盛唐詩」並尊之爲「唐詩」典範的觀念，主要出現於南宋中葉以後，代表宋代詩歌和詩學的發展，已經到了一個非轉變不可的關鍵性階段，亦可說是開啓元、明詩風及詩論的先聲。倘能妥善處理上述的疑難，不僅可以說明宋詩發展與詩論的關係，試圖釐清「詩學盛唐」觀念形成的草蛇灰線，亦能夠進一步提供瞭解元、明復古詩風與詩論的背景。

基於以上的討論，本論文的題目擬爲：宋代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形成與內涵。以下我們要針對論題中比較容易產生疑義的兩個概念——「宋代」和「盛唐詩」作一清楚的界定，俾使論題的旨趣更加顯明。

（一）宋代

尊崇「盛唐詩」的觀念不始於宋代，但宋朝是唐朝（含五代）之後第一個時代，討論唐詩史識見的廣度與縱深，都在唐人之上。而「盛唐詩」亦得以放在完整的唐詩史脈絡中，和其它時段的唐詩風格相較，建立其崇高的地位。可以說，宋代是唐詩學研究的第一個高峰，同時也造就了「詩學盛唐」觀念初步奠定於宋代的事實。

因此，本文研究的時段，即以「宋代」爲主。依政治史的分法，宋朝的國祚起自宋太祖代周自立，時在公元 960 年，終於公元 1279 年抗元失敗的崖山之戰，歷時凡三百一十九年。其間又因公元 1127 年金人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難，分爲北宋與南宋。北宋奄有中原故土，南宋則偏安江左，與金平分天下。

但思想觀念的演變，並不必然隨政治鼎革而乍然改易，本文對「宋代」的界定僅求其大概，並不要求十分精確周到，爲求論述上的嚴整，對於五代入宋、北宋南渡、由宋入元的詩論，亦將予以考察。如：由宋入元的方回（1227-1307），有人視他爲元代詩學的討論範圍，如孫克寬〈元方回詩與其詩論〉、丁放與傅繼業〈試論以方回爲代表的元代正統詩學〉²⁵；也有人將之劃歸宋代詩學的研究領域，如蔡瑜《宋代唐詩學》第三章

²⁴ 蔡英俊云：「近代以來對於傳統詩論的歷史發展的理解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，大體是得自明、清兩代詩論家的詮釋觀點。」見氏著：《中國古典詩論中「語言」與「意義」的論題——「意在言外」的用言方式與「含蓄」的美典》（台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1年），頁154。

²⁵ 孫克寬：〈元方回詩與其詩論〉，收入《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》（台北：文星書局，1958年），

第三節〈方回的分期論〉；黃奕珍《宋代詩學的晚唐觀》第七章〈方回（晚唐—江西—盛唐）論述網路的建立〉²⁶。方回身處易代之際，實無須拘泥，考量到他所關注的江西詩派、晚唐體、盛唐詩……都是針對、延續南宋的詩學現象或話題，故本文也將他劃歸宋代詩學來研究。

雖以「宋代」為主要考察時段，但有時為了追蹤宋人某一觀念的淵源，就會上溯到唐五代或更早。唯梳理唐五代以前的觀念，也是為了更清楚地辨清宋人觀念的意涵。此外，為了瞭解宋人觀念對後世的啟發或影響，亦將涉獵元、明以後的詩論。

（二）盛唐詩

緣於「盛唐詩」是本文研究的主體，故有必要說明「盛唐」的指涉意涵。在古代典籍中，最早出現「盛唐」一詞的應是班固（32-92）《漢書·武帝記》云：「五年冬，行南巡狩，至于盛唐，……薄樅陽而出，作〈盛唐〉、〈樅陽〉之歌。」²⁷唐初顏師古注引東漢文穎認為「盛唐」：「疑當在廬江左右，縣名也。」引韋昭曰：「在南郡。」²⁸可知盛唐是漢朝地名，〈盛唐歌〉則是武帝巡狩至此作的歌曲。南朝齊謝朓（464-499）〈出藩曲〉云：「雲枝紫微內，分組承明阿，……鏡音〈巴渝曲〉，簫鼓〈盛唐歌〉。」²⁹亦指此而言。這個意涵顯然和本文無關，因為宋人學的盛唐詩並非〈盛唐歌〉，故僅略誌數語如上，以明詞源之所出。

唐王朝肇建以後，「盛唐」成為唐人頌讚本朝國力強盛之語，例如：李百藥〈贊道賦〉云：「赫矣盛唐，大哉靈命。」³⁰沈佺期〈紅樓院應制〉云：「紅樓疑見白毫光，寺逼宸居福盛唐。」³¹李華〈含元殿賦〉云：「烈烈盛唐，祖武宗文。」³²張餘慶〈祀后土賦〉云：「粵若盛唐，勃承天光。禮樂克備，典謨允臧。」³³王鐸〈謁梓潼張惡子廟〉詩云：「盛唐聖主解青萍，欲振新封濟順名。」³⁴這些唐人使用「盛唐」一詞來讚美或泛指本朝，並不限於某一特定時段，如王鐸是武宗會昌年間的進士，並曾歷經黃巢之亂，其

冊3，頁507-532。丁放、傅繼業：〈試論以方回為代表的元代正統詩學〉，《安徽教育學院學報》，1994年第4期，頁15-18。

²⁶ 蔡瑜：《宋代唐詩學》（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1990年）。黃奕珍：《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
²⁷ 班固：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6年），卷6，〈武帝紀〉，頁196。

²⁸ 班固：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，卷6，〈武帝紀〉，頁196。

²⁹ 謝朓著，曹融南校注：《謝宣城集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152。

³⁰ 李百藥：〈贊道賦〉，董誥編：《全唐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3刷），卷142，頁1下。

³¹ 沈佺期：〈紅樓院應制〉，清聖祖敕編：《全唐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卷96，頁1042。

³² 李華：〈含元殿賦〉，董誥編：《全唐文》，卷314，頁7下。

³³ 張餘慶：〈祀后土賦〉，董誥編：《全唐文》，卷951，頁18下。

³⁴ 王鐸：〈謁梓潼張惡子廟〉，董誥編：《全唐詩》，卷557，頁6461。

活動年代之政治環境，無論如何均無法與開元、天寶盛世相提並論，可見「盛唐」一詞純粹只是對本朝的讚美或泛稱而已，「全唐」皆可適用。然則，本文所謂「盛唐詩」並不指全唐之詩，基本上也不牽扯過多的政治意涵，故「盛唐」作為唐人讚頌本朝強盛之語的意涵，也不適用於本文。

文學史上「盛唐」的習慣稱法，係指唐詩史上某一分期時段。但從初、盛、中、晚四唐說的角度來看，盛唐的確切起迄時段仍無定論，清冒春榮《菴園詩說》云：「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（713）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（765），凡五十三年。」³⁵今人張健也同意此說。³⁶馬積高主編的《中國古代文學史》則以「玄宗、肅宗為盛唐。」³⁷代宗以後則劃入「中唐」了。再往前追溯，明初高棅《唐詩品彙》引林鴻曰：「開元、天寶間，神秀聲律，粲然大備。」所謂「盛唐」指玄宗開元、天寶年間。後人對分期時段的紛紜眾說，在此不必細論，因為以本研究來說，討論「盛唐」的分期時段須以宋人的意見為主，後人的看法只能作參考。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，本文探討宋人崇效的「盛唐詩」並不完全等同於「盛唐時段之詩」的概念，也就是說，開元、天寶乃至永泰期間出現的「所有」詩歌特殊的風格、題材類型，並非本文指稱的「盛唐詩」內涵。本文所謂的「盛唐詩」意涵，並不側重在某一首唐詩的「寫作時間」是否落在開元、天寶或永泰年間，而是此詩的「總體風格」是否能符合某種以開元、天寶或永泰之詩為典型的「時代風格」。換句話說，宋人崇效盛唐，乃是崇效盛唐詩的風格，只是此種風格要以盛唐時代的詩最典型；但盛唐時代內全部的詩，未必盡皆符合此一風格，因此也未必盡皆為宋人所崇效。

綜合前述，可以將本論題解釋為：探蹟宋人為何尊崇、如何學習「盛唐」詩風，並梳理此一觀念之形成過程、內涵、意義的歷史研究。

第二節 分析模式

本論文乃針對宋代「詩學盛唐」此一主題而展開，為了充分說明此一論題，筆者認為必須探索、解決幾個基本的核心問題，因此可以分成幾個層次加以討論。

為瞭解「詩學盛唐」的主張，應先探討「盛唐」此一概念是如何形成的，包括：何時產生？何人提出？包含哪些時段和詩人？基本上這是一個歷時性研究的課題——指

³⁵ 冒春榮：《菴園詩說》，卷3，郭紹虞編選、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2刷），頁1607。

³⁶ 張健：〈由文藝史的分期談到四唐說的沿革〉，《暢流》，第34卷第11期，1967年1月，頁17。

³⁷ 馬積高、黃鈞主編：《中國古代文學史》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8年），冊2，隋唐五代，〈概說〉，頁12。本冊由劉上生、胡遂、趙曉嵐執筆。

從宏觀的角度，探討研究對象在歷史中的形成或衍異。我們的研究雖是以宋代為主，但唐、五代的資料亦須一併考察，以作為瞭解宋人觀念的基礎及比較的參照系統。

應注意的是，「盛唐」乃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，必然與唐詩史中的其它分期概念相繫或對比，所以探討「盛唐」此一概念的 formed 史，亦自然會觸及「唐詩分期」如何形成的論述，我們要問：唐詩分期始於何時？爾後如何發展？此外，唐詩分期並非單純的時代劃分，它與各期代表詩人緊密聯繫，若脫離各期代表詩人，就無所謂分期。因此，研究唐詩分期必須聯繫其代表詩人，尤其是盛唐的代表詩人。本文第二章〈「盛唐」概念與唐詩分期論的形成〉，擬探析上述諸問題。

朱東潤研究《滄浪詩話》，云：「滄浪在南宋，為比較接近江湖詩人之人物，鑒於江西派之末流，則盛言唐詩，鑒於四靈、江湖兩派之泛論唐人，漫無標準，則專言盛唐，視同時諸人，途徑獨為專一。」³⁸暫不論朱先生對嚴羽和四靈、江湖詩人的評述允當與否，這段文字至少點出一個重要現象：南宋四靈及江湖詩人為扭轉江西詩病，故而提倡學唐；而嚴羽「詩學盛唐」之說，則是進一步針對他們「泛論唐人」而拈出的主張。可見宋代「詩學盛唐」乃是隨「宗唐」思潮而逐漸醞釀的想法，故欲追蹤此一觀念的形成史，勢不宜脫離「宗唐」思潮的發展脈絡。準此，我們必須探討「宗唐」思潮如何形成的問題，細緻地梳理此一思潮如何興起？由誰提出？關懷重點何在？這是本文在第三章擬欲處理的焦點。一般認為葉適和「四靈」³⁹及許多追隨四靈的江湖詩人的出現，代表宋代「宗唐」思潮的鞏固與蓬勃發展，故本章即以他們為討論下限，訂名〈「宗唐」思潮的發展〉。

探究「宗唐」思潮形成發展的相關問題之後，自然必須再追問：何以四靈和許多江湖詩人「宗唐」的結果會是「晚唐體」而非「盛唐體」或唐詩其它體式？究竟是如某些學者所指出，他們不宗尚盛唐詩，抑或其「宗唐」理論衍生若干困結？宋人如何在「宗唐」思潮中進一步拓出「詩學盛唐」的觀念？第四章〈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建構〉，便對這一系列問題提出適切的詮解。

研究「詩學盛唐」觀念，應當處理的一個終極問題是：宋代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效用何在？質言之，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提出，是為了因應或解決宋代詩學的什麼困境？帶給宋代詩學什麼新觀念？這一系列問題首先要碰觸到的就是詩體本質，因為詩體本質

³⁸ 朱東潤：〈滄浪詩話參證〉，輯入《中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批評》（台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4年5月再版），上冊，頁294。

³⁹ 案：四靈是指南宋中葉的四位詩人——趙師秀，字紫芝，號靈秀；徐照，字道暉，號靈暉；徐玘，字文淵，又字致中，號靈淵；翁卷，字續古，又字靈舒。由於四人之字號中均有「靈」字，因此自稱「四靈」，葉適〈題劉潛夫南嶽稿序〉應是最早提及「四靈」的文字記錄：「往歲徐道暉諸人，擺落近世詩律，斂情約性，因狹出奇，合於唐人，詩所未有，皆自號『四靈』云。」（氏著：《葉適集》，台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4年，卷29，頁611）

是造成一切風格流派歧異的癥結。第五章〈「詩學盛唐」觀念對宋代詩學的衝擊〉擬在前面幾章的基礎上，圍繞此一核心問題展開剖析。

文章的最後，除了對前文作一扼要的總整理，更擬進一步思考：「詩學盛唐」的主張雖初步形成於嚴羽或宋人之手，卻要到元、明以後才更顯定型、興盛，而嚴羽或宋人的觀念曾否予元、明詩學什麼「具體」的影響或啓發？反過來說，元、明詩學如何進一步開展嚴羽或宋人的觀念？透過這個問題的釐清，有助於瞭解宋代「詩學盛唐」觀念在元、明以後唐詩學史的意義。這是本文第六章〈結論〉的重點；在收束本文之前，並將立基於前面的研究，提出幾個值得續作探討的重要議題，以見本文的發展性。

綜上可知，本論文乃是根據本論文所針對的論題展開探討，並不是預先設定某一理論架構，因為任何一個理論的提出，皆有其特殊背景和針對性，運用在某些具體的問題時，皆不免會產生某些盲點。為了避免運用理論時的削足適履或生搬硬套，本文並不預設任何理論，而是透過實際精讀原典，以解決問題為導向，逐漸形成一套最能切合本論題的分析模式。但在論述過程中，若某一理論有助於釐清研究範圍內的某一課題，則自當借鑑之。精讀及思索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前置作業，但不會在行文中直接展示，乃是透過文中之論述理路及架構而呈顯。

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的檢討

本節希望以前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及分析模式為量尺，回顧並檢討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。透過這項工作，可以作為本文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的背景知識，亦能將本文擬欲探討的論題放到目前學界的研究史中，作一自我定位和彰顯意義。

依筆者掌握的資料，目前尚未出現專門處理上述問題的系統性論著；但事實上，任何新創均無法脫離傳統，在前人的某些研究成果中，其實已經碰觸到前面揭出的若干問題，只是限於研究取徑上的差異，無法從事完整而深入的探討。

（一）通論文學史或批評史的著作

檢閱目前常見的一些文學史或批評史，就會發現書中雖亦曾提到「詩學盛唐」的觀念，但多著重在嚴羽一人，顯少溯及先前是否亦有人主張學盛唐；或專意疏通嚴羽的某些詩論，但未能進一步解釋這些詩論與「詩學盛唐」的關連性，致使論述顯得零落，恐難收到如網在綱之效。

例如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第二十章第五節談南宋〈反江西詩派〉的情況，首

先注意到的是張戒，並認為張戒於唐代詩人特別推尊李、杜——尤其是後者。⁴⁰眾所皆知，李、杜是盛唐的代表詩家，然則，張戒此論能不能看作「詩學盛唐」的淵源，是劉大杰不曾討論的。對於「詩學盛唐」觀念，書中仍特別介紹嚴羽詩論，指出嚴羽鑑於南宋江西派、晚唐體的流弊，故而提出「詩學盛唐」的主張，勸人「以識為主」、「入門須正立志須高」、以「熟讀」來「自然悟入」，但為何嚴羽提出這些理論是為了針砭江西派和晚唐體？針砭哪些具體地方？應是劉書較疏忽的。書中隨即又說「吟詠情性」、「惟在興趣」嚴羽心目中盛唐詩的長處⁴¹，但問題是，為什麼江西詩、晚唐體不能符合此一要求？而此一要求的內涵又是什麼？劉書於此不免歉然。

與劉書相類的還有程千帆、吳新雷合撰《兩宋文學史》，書中指出「在反對江西詩派和推尊唐詩的總傾向方面，他（指嚴羽）與四靈和江湖詩人有共同之處，但對於四靈的偏於晚唐又頗不滿，而主張推尊盛唐，把晚唐詩與盛唐詩嚴格地區別了開來。」⁴²此謂嚴羽「詩學盛唐」觀念不能脫離宋人「推尊唐詩」的發展脈絡，誠屬高見，但後文認為嚴羽標舉「興趣」純是為了針砭江西派，推崇「妙悟」是為了扭轉晚唐體，便很有商榷的餘地，而且僅注意到「如何說」的層次，較忽略「為什麼如此說」的問題，故論述內容稍顯單薄，對於「盛唐詩」如何成為「唐詩」的代表，亦未予討論。

周裕鍇《宋代詩學通論》及張毅《宋代文學思想史》是研究宋代詩學理論的兩部重要的通論著作⁴³，但周氏之書係預先選定若干詩論主題來架構，其中雖或涉及嚴羽「興趣」、「妙悟」等論見，但書中並未深入探析這些理論和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關係，對於其他宋人是否也有「詩學盛唐」的主張、「盛唐詩」的代表地位如何確立，亦限於全書體例而無法展開。張毅之書係以歷時的架構推展，但仍乏集中探討「詩學盛唐」相關問題的文字，第六章第二節對「別材」、「別趣」、「妙悟」有一些扼要的討論，並認為嚴羽以此推崇盛唐詩，但對於嚴羽為何要以此標舉盛唐？盛唐詩與宋代詩學發展的關係？標舉盛唐的觀念究是如何形成？仍非其關注焦點。

依歷時的架構，對宋代詩學史上的重要論題，談的較全面的是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合寫的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。該書亦無專門探討宋代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文字，只有在談嚴羽詩論的章節，才予以較詳細的介紹，然而也僅限於嚴羽一人而已。書中說嚴羽對「唐詩分期的探索，以及積極提倡學習盛唐詩歌，為後世唐詩學的建

⁴⁰ 劉大杰：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98年8月版），頁727。

⁴¹ 劉大杰：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頁732。

⁴² 程千帆、吳新雷：《兩宋文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2刷），頁467。

⁴³ 周裕鍇：《宋代詩學通論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7年）。張毅：《宋代文學思想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2刷）。

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石。」⁴⁴從元、明詩論的角度看，這自然不錯，但書中分析嚴羽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形成緣由，「主要是鍼對江西詩派之病，同時也抨擊了當時流行的永嘉四靈詩派及受其影響的江湖詩人。」⁴⁵又云：「戴復古……批判矛頭不僅指向了江西詩派的宗師黃庭堅、陳師道，同時不滿四靈詩派的拋棄李、杜，……於是揭起了李白、杜甫的大旗，加以掃蕩。這是在與嚴羽一起論詩時有感而發，精神與嚴羽相通。」⁴⁶暫且先不談戴復古和嚴羽的詩觀是否真的如此一致⁴⁷，照上文所述，作者顯然認為戴復古標舉李、杜，因此他和嚴羽皆具有「詩學盛唐」的觀念；易言之，只要不滿四靈晚唐體並推尊李、杜，便能稱作「詩學盛唐」觀念。依此，則嚴羽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淵源便應追溯到宋人對李、杜的廣泛討論，如此才能細緻梳理「詩學盛唐」觀念「如何形成」的問題，但這是該書作者不曾處理的。更緊要的是，依他們之見，標舉盛唐是爲了革除江西詩病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們也注意到宗杜原是江西的傳統，可惜未能進一步分析嚴羽、江西皆欣賞杜詩，詩觀卻大相逕庭的現象。

書中探討嚴羽之前的詩論，如四靈和劉克莊，亦曾提及「宗唐」的主張。一般認為四靈是奠定「宗唐」思潮的關鍵人物，不過，該書談四靈的篇幅不足十行，而且是附在陸游的章節之下，足見作者並不關注四靈及宋代「宗唐」思潮的相關議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書中指出，四靈「不滿江西詩人只學杜詩一家，所以提倡廣泛學習唐音」⁴⁸，又認為：「其實，當時四靈主要是學晚唐詩」⁴⁹，對照兩段敘述，作者似乎認為四靈除了崇尚晚唐詩，也頗欣賞其他唐代詩人，但這些其他的唐代詩人指誰？四靈廣泛尊唐與學習晚唐之間，存在什麼關連性？則未予清楚交代。談劉克莊詩論，最可注意的是認為劉克莊主張「自姚合、賈島達之於李、杜」的學盛唐方法⁵⁰，但他爲何提出這種迂曲地學李、杜的方法？當時是否存在學李、杜的其它方法？作者於此似較忽略。而且，劉克莊是否贊同這條方法，尙待商榷，後文探討劉克莊的詩論將予駁正。

諸如上述的現象，在其它文學史、批評史著作中，亦斑斑可見。這類著作常是初學者瞭解某一學科的敲門磚，重在全面性的介紹，相對而言，對某些特殊的重要論題，較缺乏深入地去探討其成因、演變與內涵。或即因此，使一般人讀之容易受其影響，遂以爲嚴羽崇效「盛唐詩」並以之爲「唐詩」典範的觀念，是即源頭即完成的，即使察覺先

⁴⁴ 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，第二編第五章第六節，頁 412。

⁴⁵ 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，第二編第五章第三節，頁 379。

⁴⁶ 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，第二編第五章第二節，頁 378。

⁴⁷ 戴復古和嚴羽詩論容或有相互啟發之處，但對於江西詩和盛唐詩的內涵，仍有歧見，詳情請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。

⁴⁸ 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，第二編第三章第二節，頁 284。

⁴⁹ 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，第二編第三章第二節，頁 285。

⁵⁰ 顧易生、蔣凡、劉明今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宋金元卷》，第二編第四章第二節，頁 343。

前的江西詩人、劉克莊、戴復古等人亦曾標舉李、杜，仍未予深究李、杜其實是「盛唐詩」的基礎。特別的是，朱東潤《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》指出：

自北宋中世以後，論者推重盛唐，各就其見地之所得，以為唐人之詩如此矣。有山古之論，有水心之論，有晦庵之論，有誠齋之論。至於滄浪，亦就其所見地而推重盛唐，故謂滄浪取盛唐為宗者，猶未盡諦，滄浪特從另一方面以論盛唐耳。⁵¹

朱先生認為北宋中葉以後、嚴羽之前即有黃庭堅、葉適、朱熹、楊萬里推崇盛唐。其實檢閱黃庭堅、葉適的文集，就會發現他們並未明確拈出「盛唐詩」的概念。因此，朱先生之言，應只是就他們推崇李、杜等「盛唐詩人」立論的。朱先生頗能把握李、杜等盛唐詩人是形成「盛唐詩」此一概念的基礎，故能跳出僅有嚴羽崇效盛唐的框架，認為黃庭堅等人推崇李、杜，實即推崇盛唐。因此，宋代詩學的演變，就是如何詮釋盛唐詩之角度的演變。較之他人，朱先生的說法確能把握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或一人之事，極富參考價值。但其中不免還有幾個問題須要進一步釐清：朱先生雖察覺嚴羽之前有許多人各從不同的面向推崇盛唐，然而這只是一種「靜態」的呈示，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這些詮釋觀點的變動？仍待討論；再者，上文提及的葉適乃是四靈的師長，亦頗欣賞晚唐體，這和他推崇盛唐之間究竟有何關連，也很有釐清的必要。

（二）宋代唐詩學的研究

「唐詩學」是一門研究「唐詩」的學科，涵蓋範圍甚廣，舉凡「唐詩讀者」對「唐詩」作者的生平或思想、作品的風格或各種特徵，以及唐詩選本的編著、唐詩相異版本的考訂、唐詩與其它學科領域的關係……等，皆是「唐詩學」的討論範圍。可以說，所謂「唐詩學」就是一切和「唐詩」有關，並以「唐詩」為研究主體的一門學科，「宋代唐詩學」自然是宋人對「唐詩」相關問題的討論，「宋代唐詩學的研究」則是今日學界對「宋代唐詩學」的整理或探討。「唐詩學」的範圍甚廣，故「宋代唐詩學的研究」的指稱意涵亦非常寬泛，為求敘述上的層次清晰，這裏的「宋代唐詩學的研究」特別指從宏觀的視角，綜覽並梳理「宋代唐詩學」全局的研究；至於在此範圍內更細部的研究成果，稍後亦將依次提及。

關於「唐詩學」或「宋代唐詩學」的研究，不能忽略陳伯海的《唐詩學引論》，因為據陳氏自稱，從宏觀總體的角度來把握唐詩學的研究，是前此較為薄弱的⁵²，故陳氏

⁵¹ 朱東潤：《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86。

⁵² 陳伯海：《唐詩學引論》（上海：知識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〈序說〉，頁4。

此書實可視為「唐詩學」研究的開山之作，名為「引論」的原因亦在於此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由於是獨闢草萊，且此書出版於 1988 年，距今稍遠，故對於某些問題的討論，偶有不夠深入完整之憾。陳書討論宋代唐詩學的篇幅，僅約佔七頁，其「引論」的性質，可想而知。要之，陳氏書中提及宋人對唐人詩集的整理或校勘、唐詩的選輯，並指出張戒為了反對江西詩病，是首開「宗唐」風氣的人物，歷敘楊萬里、陸游、朱熹、葉適、姜夔、劉克莊、戴復古、趙汝回等人的意見，但僅略誌一二語帶過，或只揭出上述人名，而未析究其具體詩觀，故顯得簡略。而陳氏又說，他們「並沒有把目標集中於唐詩整體及其核心——盛唐詩歌上，自難免使他們探究唐詩的眼光受到拘束」⁵³，這恐怕並不符合實情。他會作出這個判斷，可能也是忽略李、杜等「盛唐詩人」其實是「盛唐詩」時代風格概念的基礎，因此楊萬里、陸游、劉克莊、戴復古等人論李、杜等盛唐詩人的意見，在陳氏看來便不等於討論「盛唐詩」了。這是本文要努力調整、破除的一項成見。陳氏著力最多的是嚴羽，而且特別突顯嚴羽「宗盛唐」的首創意義，並認為嚴羽劃分唐初、盛唐、大曆、元和、晚唐五體，是唐詩分期論的鼻祖。⁵⁴這些看法也是不盡然的，而且在陳氏的行文中，實不免讓人以為嚴羽是標舉盛唐詩的第一人，但嚴羽的盛唐何以能夠勝過晚唐詩？至於標舉盛唐詩的觀念，是不是嚴羽的獨創？抑或前有所承？亦付之闕如，凡此均不能不說是陳書的遺憾。

公元 2004 年，陳伯海召集門生六人合撰《唐詩學史稿》，歷述唐五代到清中葉的唐詩學史，其中宋代唐詩學的篇幅，約佔一百餘頁，係由查清華執筆。較之陳氏前書，此帙的基本架構仍不脫陳氏的影響，但在論述上顯然細緻許多，例如書中將崇唐的源頭從張戒推到北宋的魏泰、南宋初的葉夢得；又把唐詩分期論的源頭，溯到北宋的楊時，凡此皆可看出宋代唐詩學研究的進步。但細而思之，仍有若干明顯的疑問尚待處理：例如魏泰、葉夢得或其他宋人標舉唐詩的目的是針砭江西詩病，但江西詩人是否不喜唐詩？他們心目中的「唐詩」是什麼？他們的唐詩觀，與魏泰等人的唐詩觀有何異同？欲深入掌握並瞭解宋人標榜唐詩的內在理路及意義，便不能忽略這些問題。再看書中雖把唐詩分期觀念的源頭上修到楊時，但對於唐詩分期觀念如何產生？為何產生？意義何在？則未予分析。查清華又認為嚴羽標榜盛唐的觀念，「在反撥『宋調』的基礎上確立了宗唐派唐詩學的典型範式」⁵⁵，僅說「確立」，似削弱了嚴羽標榜盛唐的首創性，但對於嚴羽之前是否有人亦標舉盛唐詩？為什麼要標舉盛唐詩？應當如何學習盛唐詩？……等重要問題，仍乏具體的梳理。

事實上，1990 年，臺灣大學的蔡瑜即以「宋代唐詩學」為題撰成博士論文，篇幅

⁵³ 陳伯海：《唐詩學引論》，學術史篇，頁 186。

⁵⁴ 陳伯海：《唐詩學引論》，學術史篇，頁 186-187。

⁵⁵ 陳伯海主編：《唐詩學史稿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4 年），頁 269。

多達五百廿七頁，分門探討宋人心目中的詩歌體式、宋人的唐詩分期論、宋人對唐代詩人的觀感、宋代各唐詩選本的編著與內容，面面俱到，論述詳實，允稱宋代唐詩學研究的集成之作，學術貢獻斐然可觀。但由於為求全面地分析宋人的唐詩學，致使蔡瑜對某些宋代唐詩學上較細部的問題，猶有歉焉。例如蔡瑜分析宋代的唐詩分期論，認為「在嚴羽以前，可謂是唐詩分期的醞釀階段。在這漫長的醞釀期裡，宋人主要從事對於個別作家的了解與研究，是以分析性為主，並沒有進行具體的時代風格的歸納。此時期最先把標舉出來的時代風格是『唐末遺風』，一直到南渡之際江西詩派之弊漸為人知，『晚唐體』因四靈的提倡大為流行，『晚唐體』的討論也在此時最為熱烈，而後隨著晚唐體流弊的產生，才漸漸出現具體的『盛唐』觀念，與之對立。」⁵⁶蔡瑜認為「盛唐詩」此一分期概念和標舉盛唐的風氣，是在四靈晚唐體之後才逐漸形成的。個人認為，這項說法雖然無可厚非，卻不夠全面，因為當中仍隱含一種預設：嚴羽是唐詩分期論及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首創者。而且，蔡瑜雖察覺嚴羽之前，有一段唐詩分期觀念的醞釀期，並發現「晚唐詩」是宋人最先意及的唐詩分期概念，但似較忽略唐詩分期的基礎，是對個別唐代詩人的討論，而這應當再追溯到唐五代的詩學，方能獲得一個整全的瞭解。再如蔡瑜梳理宋人對李白、杜甫詩的觀感（一般認為兩人是盛唐詩人的代表），但對於宋人為什麼要崇效盛唐——尤其是杜詩？似無詳細的解析；而眾所皆知，學杜是江西詩人的傳統，江西詩人對「杜詩」的觀感如何？與他們對「唐詩」的觀感有無差異？「宗唐」詩論家不滿江西詩病，那麼他們對「杜詩」的觀感又是如何？盛唐杜詩與晚唐詩，有什麼樣的關係？凡此皆是談宋代「詩學盛唐」觀念所不宜輕忽的關鍵問題。再如蔡書第七章第一節處理宋人對「詩體本質」的一些觀點，認為「吟詠情性」是詩體之本質，而宋人對「吟詠情性」的體認，通常與「理」相對。但我們要問：認為「吟詠情性」是詩體本質的看法，早在宋代以前就是定論，則宋人標舉「吟詠情性」有何意義？進言之，「吟詠情性」和宋人崇尚唐詩或盛唐詩的風氣，有無關連？而一般認為江西詩主理，但江西宗師黃庭堅（1045-1105）亦曾明言：「詩者，人之情性也。」⁵⁷可見「情」與「理」在某些情況當中並不必然是對立的，因而宋人特別標榜「吟詠情性」究竟所為何來，仍有重新檢討的必要。

（三）宋人論唐詩之時代風格

這是「宋代唐詩學」的進一步聚焦，係指從宏觀的角度，考察宋人談論唐詩某一特

⁵⁶ 蔡瑜：《宋代唐詩學》，第三章〈分期論〉，頁100。

⁵⁷ 見黃庭堅著，劉琳、李勇先、王蓉貴等校點：《黃庭堅全集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正集，卷25，〈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〉，頁666。

定時代風格的觀感、演變及內涵。而所謂時代風格，涉及唐詩分期的問題，故這類研究的主旨，也可說是探討宋人的唐詩分期觀念。

依筆者經眼之資料，目前要推黃奕珍《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》的研究成果，最為豐碩。該書原是作者在臺灣大學中文系的博士論文，題為《宋代詩學中「晚唐」觀念的形成與演變》⁵⁸。由題目可知，這是一部考察宋人評論唐詩分期中之「晚唐」概念的各種觀感，及其形成、演變等問題的著作。由於研究焦點集中，故研究成果亦更顯細膩，第二章爬梳五代至宋初「晚唐」觀的形成、第七章論方回對盛、晚唐及江西詩的看法，尤體大思精，堪稱宋代唐詩學研究的一座豐碑。事實上，筆者決定探討本論題，很大程度也是受黃書的啟發。

但細加析究，黃氏的某些論點不免仍有若干尚待開發或值得商榷之處。黃氏注意到宋人正式提出「盛唐」或「晚唐」等分期概念之前，即已著手個別作家的討論，奠定爾後開展唐詩分期概念及體系的基礎內涵。因此，黃氏將宋人對李、杜等盛唐詩人或郊、島、姚、許等晚唐詩人的討論，亦納入其考察的範圍，尤其重在晚唐詩人。例如第二章談歐陽修談郊、島詩，第三章談蘇軾談孟郊詩，這都是探討「晚唐」的基礎。但限於研究的主題畢竟在「晚唐詩」，黃氏對宋人論「李杜」的意義便較無詳細的探索。宋人對於晚唐詩的觀感，總是褒貶不一，但對李、杜詩幾乎一致推崇，學杜更是江西詩派的傳統，這實可視為崇效盛唐的淵源，不須遲至嚴羽始標舉盛唐。

從這個觀點來看，黃奕珍認為南宋詩壇發展到葉適和四靈，是一個從「江西」逐漸轉向「晚唐」的宏大潮流，便有必要進一步探問：如果江西詩人學杜已可視為宋人學盛唐的濫觴，而杜甫的詩史地位又總是高於晚唐，那麼欣賞晚唐的葉適和四靈，該有什麼理由來反對江西詩？其中涉及的，不僅是葉適和四靈對江西詩病的看法，更須碰觸他們對杜詩的觀感。再舉另一個明顯的例子來看，黃氏第三章分析吳可詩論，指出吳可推崇晚唐詩的「華麗」造語，勝過江西詩，而杜詩「平淡」造語的位階，又在晚唐之上。問題是，吳可為什麼要提出這段杜甫勝晚唐、晚唐勝江西的論述模式？在他心目中，盛唐杜詩與晚唐詩處於什麼關係？透露什麼樣的意義？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第六章談劉克莊的詩論，黃氏初步解答此一問題，認為「李杜詩與晚唐詩有程度上的差別，但本質上比較接近，因此在訂立學習的路徑時，這兩者可以成為同一路線的不同目標，晚唐較李杜容易達到，而學習李杜可以以晚唐為進階。」⁵⁹但李、杜與晚唐詩在「程度」上有何差別？兩者在「本質」上有何相近之處？以致能夠成就這一條學盛唐的路線，這似是黃書較未碰觸的部分。而且依照劉克莊的論詩資料，他本人是否如黃氏

⁵⁸ 黃奕珍：《宋代詩學中「晚唐」觀念的形成與演變》（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1995年）。

⁵⁹ 黃奕珍：《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》，第六章第二節〈劉克莊的「晚唐觀」〉，頁301。

所云，主張這一條由晚唐上溯盛唐的學詩方法，其實還有商榷的餘地（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）。

黃奕珍論文的一個重要貢獻，是發現宋人常以「晚唐」代稱「唐詩」的情形⁶⁰，並認為此一觀念到嚴羽才將「唐詩」之內涵轉化為「盛唐」⁶¹，成為學詩的主對象。但從黃氏的敘述，我們看到的是嚴羽個人的努力，而本文擬欲探究的是，從更廣泛的背景來看嚴羽此類觀念的成因與演變，細緻地處理「盛唐詩」被突出的歷史過程及緣由，盡量避免將此一觀念視為嚴羽個人的天才獨創。如此，將嚴羽詩論放到同類論述的歷史脈絡當中，也更能清楚瞭解嚴羽觀念的意義。

基本上，黃奕珍觀察到的宋人崇效盛唐的論見，仍以嚴羽為首出，並認為嚴羽之前是以晚唐針砭江西為主潮，晚唐詩風逐漸取得壓倒性的勝利，而到了嚴羽標舉盛唐，雖對晚唐詩風有所修正，但其主旨仍舊是為了革除江西詩病。換言之，嚴羽崇尚盛唐的各種論見，主要是針對江西詩病而提出；對於晚唐，雖不滿意，但可接受。唯不妨借達爾文（Charles Darwin, 1809-1882）《物種起源》的學說，提供另一面向的思考：

生物彼此的依存關係，有如寄生物之於寄生，一般是在系統頗遠的生物之間發生的。有時候系統遠的生物，嚴格地說，彼此之間也有生存鬥爭，例如飛蝗類和食草獸之間的關係便是這樣。不過，同種的個體之間所進行的鬥爭幾乎必然是最劇烈的，因為它們居住在同一區域內，需要同樣的食物，而且還遭遇同樣的危險。⁶²

緣此，晚唐、盛唐詩誠然都有針砭江西詩的意義，是站在同一陣線，但嚴羽特別標榜盛唐，針對晚唐的寓意可能更甚於江西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嚴羽為何提倡盛唐詩？他與葉適和四靈等人的「宗唐」觀念有何具體的異同？便有待重加釐定了。

（四）宋人論盛唐詩人的宏觀研究

總體的盛唐詩風，奠基於個別的盛唐詩人、詩作，因此將研究範圍再次聚焦，不難發現有些學者秉持宏觀的視野，著力梳理宋人對個別盛唐詩人的討論，進而綴成一篇宋代的盛唐詩學。例如：許總〈宋詩宗杜新論〉、林繼中〈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〉、曾棗莊〈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〉、簡恩定〈杜詩在唐宋兩代地位之探究〉、馬東瑤〈論北宋慶

⁶⁰ 黃奕珍：《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》，第四章第三節〈「唐人」與「晚唐」的混淆〉，頁 219-240。

⁶¹ 黃奕珍：《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》，第五章第三節〈「盛唐」的超越「晚唐」〉，頁 279。

⁶² 達爾文著，葉篤莊、周建人、方宗熙譯：《物種起源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8年），第三章〈生存鬥爭〉，頁 93。

曆詩人對杜詩的發現與繼承)、胡可先〈論宋末的杜詩學〉、楊勝寬〈唐宋人所體認的杜甫精神〉、〈宋代蜀人論杜〉、〈南宋杜學片論〉……等⁶³，這類研究成果非常豐碩，其內容性質略近乎蔡瑜《宋代唐詩學》第三章〈作家論上〉談李、杜的部分，很難也沒必要逐一提列討論。總的來看，這類研究成果多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出之，而且尤其側重宋人比較欣賞的杜詩，但這類研究不免有一個共同遺憾：就是以單篇論文的少量篇幅，要去宏觀把握整個宋代對盛唐詩人的看法，所獲得的結果，往往只是概略性的鳥瞰、輪廓式的素描，偶有不夠深入或顧此失彼的情況，無法進一步詳盡分析圍繞宋人心目中之盛唐詩人的相關問題。例如曾棗莊之文，實際側重考察的是宋人整理杜集、建立杜祠的一些情況，亦發現從北宋出到中葉，杜甫的人格與杜詩的風格逐漸受人青睞，而江西學杜衍生詩病之後，晚唐詩風代興，以及陸游對杜詩、晚唐詩的若干看法。然則，為何晚唐詩有整治江西詩病的效果？晚唐詩有什麼好處？顯然是曾氏無暇處理的；而文中又云宋代除少數道學家、四靈和江湖詩人之外，大體是崇尚杜詩四靈、江湖詩人崛起後，杜詩的聲價即隨之下降，可惜並未揭出具體的文獻證據，恐怕不足深信。又如簡恩定之文，從印刷術、言論自由程度、論詩重法等三方面討論杜詩在唐、宋兩代地位之差異，極富參考的價值，但只是簡單提點宋人尊杜的若干原因，而未能將之與宋代詩學的變化相互結合，使論述顯得扁平而欠立體，難以呈示宋人尊杜觀念的動態演變。

特別的是，楊文雄《李白詩歌接受史》和蔡振念《杜詩唐宋接受史》俱借鑑接受美學理論（Reception Theory）來探討宋人對李白、杜甫的觀感⁶⁴，試圖為傳統的研究方法注入若干新血。楊書第二章第一節〈宋代李白效果史研究〉扼要介紹宋人輯注李詩的情況、宋人對李白身世、思想性格、詩歌藝術的討論、宋人對李白的曲解與誤解，以及宋代李杜優劣論的概要，對我們初步瞭解宋人心目中的李白其人其詩，頗有助益。蔡書第三章〈宋人對杜詩的接受〉，首先概述杜詩在宋代的接受情形，涉及杜詩與南北宋詩學發展的關係，和杜詩的輯注與校勘，其後分節討論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、陳師道和陳與義、陸游和文天祥對杜詩的接受，綱目清晰，令人讀之能對上列宋人的杜詩觀，輕易

⁶³ 許總：〈宋詩宗杜新論〉，《杜詩學發微》（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25-40；許總該書另有多篇論文討論宋代杜詩學。林繼中：〈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1990年第1期，頁91-97。曾棗莊：〈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〉，收入張高評編：《宋詩綜論叢編》（高雄：麗文文化公司，1993年），219-237。簡恩定：〈杜詩在唐宋兩代地位之探究〉，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：《語文、情性、義理：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會議論文集》（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，1996年），頁269-282。馬東瑤：〈論北宋慶曆詩人對杜詩的發現與繼承〉，《杜甫研究學刊》，2001年第1期，頁62-73。胡可先：《杜甫詩學引論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第二章第三節〈論宋末的杜詩學〉，頁172-189。楊勝寬文見氏著：《杜學與蘇學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3年），頁52-71、72-85、86-102。

⁶⁴ 楊文雄：《李白詩歌接受史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00年）。蔡振念：《杜詩唐宋接受史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02年）。

獲得一個簡要的印象。可惜的是，王、蘇、黃、雙陳都是所謂「宋詩」的重要代表，陸游亦曾濡染江西詩風，因此蔡振念擬欲研究的雖然是「宋人」對杜詩的接受，實則偏側在「宋詩」一路，無法全面反映宋人的杜詩觀，其他不在討論之列的宋人，是否較不討論杜詩？或其意見較不值得研究？為何選擇上述諸人而不選擇他人？難免成為蔡書的微瑕。再者，蔡氏分節探討上列諸人對杜詩的接受態度，雖呈顯接受者的各有側重，但對於各接受意見之間的關係，似未予充分關注（例如：江西詩人與陸游皆尊杜，但後者對前者學杜而衍生解詩、作詩「但尋出處」的毛病，頗不能苟同），故每一節彷彿各自獨立的「史論」，恐怕較難「細緻地」呈顯宋人杜詩觀的演變。以此推之，蔡書雖勉強可算是宋代「盛唐」觀念之內涵、演變的宏觀歷史研究，但我們對於宋代何以產生「詩學盛唐」觀念及其形成的緣由，盛唐詩與江西派、晚唐體或宋代詩學發展的關係，仍不易透過此書獲得一個系統性的瞭解。

（五）宋代專家論唐詩或盛唐詩的研究

前人從宏觀、總體的角度探討宋代唐詩學，特別著意嚴羽、方回的詩論，兩人不但明確拈出「盛唐詩」的概念，其詩學體系及內涵，亦較他人豐富許多。因此，專門探討兩人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研究成果，亦不容忽視。對嚴羽詩論的研究已非常豐富，代表作有郭紹虞《滄浪詩話校釋》、張健《滄浪詩話研究》、陳伯海《嚴羽和滄浪詩話》，以及黃景進《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》、李銳清《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研究》⁶⁵。郭書校勘嚴羽《滄浪詩話》各版本的異文，並為若干疑難字詞作注，學者稱便，而更重要的是每段之後有郭氏的綜合解析，是其嚴羽研究的精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郭紹虞云：

滄浪此書，雖自矜為實證實悟、非傍人籬壁得來，實則任何人都不能不受時代影響，更不能不受環境限制，故於注釋文中，特別重在滄浪以前之種種理論，以說明滄浪詩說的淵源所自。⁶⁶

這種觀點能清楚認識任何一種思想觀念鮮少平地特起、瞬時完成，即使是新創，也有許多成分源自傳統。但對於嚴羽力主的「詩學盛唐」觀念如何形成？怎麼逐漸取代「宗晚唐」的風氣？則缺乏探析。

張健之書初版於 1964 年，扼要探討嚴羽生平、原理論、方法論、體裁論、批評與

⁶⁵ 郭紹虞：《滄浪詩話校釋》之版本已見前註。張健：《滄浪詩話研究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，1992 年初版 4 刷）。陳伯海：《嚴羽和滄浪詩話》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3 年）。黃景進：《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6 年）。李銳清：《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研究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2 年）。

⁶⁶ 郭紹虞：《滄浪詩話校釋》，〈校釋說明〉，頁 2。

考證觀念、對後代的影響，最後更與西洋文論互較，對學界爾後的嚴羽研究，頗有開創之功。陳伯海的唐詩史論已見前述，這裏舉的是他初版於 1980 年的嚴羽專家研究，書中對於嚴羽的興趣說、妙悟說、宗法盛唐之論均有清楚的分析。黃先生的論文曾參考許多中外學人的成果，初版於 1986 年，對當時的嚴羽研究，頗有集當時大成的意味，並能從前人綜說紛紜中，確立一家之言，尤其探討嚴羽的興趣說、疏解「以禪喻詩」術語義界（識、頓門、熟讀、悟入、入神、妙悟、熟參）的具體內涵，多精到之見。李銳清之書是目前最晚近的一本嚴羽詩論研究，書中對於以禪喻詩和興趣、妙悟、氣象、第一義、入神等術語，都有簡要的分析，大體頗能把握嚴羽詩論要旨，但李氏似未抓住「詩學盛唐」的核心，論述稍顯零散。

探討方回詩論的重要專書有許清雲《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》、詹杭倫《方回的唐宋律詩學》⁶⁷，單篇論文如黃啟方〈論方回之詩學〉、朱東潤〈述方回詩評〉⁶⁸，均值得參閱。許書對方回生平交遊、著述版本、風格論、技巧論、方法論、通變論、鑑賞論、境遇論、一祖三宗說，有扼要的清理，最後並論及方回的詩歌創作，使我們對方回其人其書領略一個初步的印象。詹書亦探討方回的生平、哲學、唐代詩史觀，對他的杜詩學和江西詩學，著墨尤深，堪稱後續方回研究的重要參考書。黃啟方、朱東潤是單篇論文的形式，內容的廣度勢不能與上述二書相提並論，但黃文能把握方回詩論的精義，並注意到「格高」是方回詩論的核心觀念，對於方回論個別唐、宋、江西詩人，亦有綱目了然的整理，極具參考價值。朱文梳理江西詩病的產生，及南宋詩風逐漸轉向晚唐體，突出方回提倡江西詩欲以針砭晚唐體的意義，云：「四靈江湖兩派之立腳點既破，則江西派之立腳點始明」⁶⁹，且以格高、字響、句活為方回詩論的三項宗旨。

緣於這些研究成果僅著力於個別詩論家，因此較之整個宋代詩學的宏觀，其論述往往較為細緻，但似無專門針對嚴羽、方回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研究成果，而都是在探討兩人詩論體系才連帶觸及。這類研究的好處，是能讓我們對嚴羽、方回詩論有一系統性的瞭解，同時也能明白「詩學盛唐」觀念在嚴羽、方回詩學體系中的位置與意義，自然是總體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。但其缺點則是無法宏觀、細緻地呈顯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形成史。在上面學者的論述中，雖偶曾觸及嚴羽、方回之前宋人學唐、學杜的狀況，唯畢竟詳此略彼，非其研究主旨所在。

而且，目前學界對於宋代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相關討論，多聚焦嚴羽和方回，對於

⁶⁷ 許清雲：《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》（台北：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82年）、詹杭倫：《方回的唐宋律詩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。

⁶⁸ 黃啟方：〈論方回之詩學〉，《兩宋文史論叢》（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 541-613。朱東潤：〈述方回詩評〉，見黃永武、張高評編：《宋詩論文選輯》（高雄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冊 2，頁 483-504。

⁶⁹ 朱東潤：〈述方回詩評〉，黃永武、張高評編：《宋詩論文選輯》，冊 2，頁 497。

兩人之前的宋人尊杜、學杜的情況，並不視為「詩學盛唐」觀念的淵源，因此仍不免讓人覺得崇尚盛唐是嚴羽、方回的孤萌獨發。筆者一再強調的是，個別詩人是總體詩風的基礎，二者雖有層次之別，不能混同，關係卻是非常密切，因此唯有認清此點，重新梳理宋人談論李、杜等「盛唐詩人」的資料，才能細緻地瞭解「詩學盛唐」觀念逐漸由隱微到顯著的歷程。

甚至，學界探討兩人之前的宋人詩論，也常忽略他們亦有推崇盛唐詩的看法，例如今人只要談到永嘉四靈，便習慣認為他們是晚唐體的代表，如葛兆光〈從四靈詩說到南宋晚唐詩風〉、馬興榮〈四靈詩述評〉、費君清〈永嘉四靈的興起與南宋詩風的嬗變〉等文皆然⁷⁰，其實值得探究的不止是他們扭轉江西詩病而改寫晚唐體，更應當是他們對盛唐詩的具體觀感與評論。而張宏生《江湖詩派研究》雖曾論及江湖詩人欲由學晚唐上溯杜詩的傾向，可惜張先生對此一學詩方法的形成緣由與意義，則未予深入探究，其關懷目光主要仍是投向江湖詩人學晚唐的情形⁷¹；晚近呂肖奐《宋詩體派論》第八章〈江湖詩派：宋調的變異〉也發現江湖詩人具有上溯初、盛唐詩的觀念，但僅簡單地指出江湖詩人為改革四靈，故其學詩觀念較為開闊⁷²，對於四靈衍生什麼詩病？江湖詩人的此一學詩方法何以能夠對治此病？江湖詩人推崇的盛唐詩有什麼內涵？而此一內涵和江西詩人推崇的盛唐杜甫詩，有無異同？呂先生於此不免歉然。

綜結上述可知，學界早已開始著手宋代唐詩學或盛唐詩學的探討與建構，但限於研究取徑或論述體例，目前尚無針對宋代「詩學盛唐」相關問題的系統性論文。因此，本文的撰寫應能稍微填補學界此一研究缺口。至於前人成果的是非得失，須待正式進入研究，配合具體事證，才能予以盡量客觀的評估。

⁷⁰ 葛兆光：〈從四靈詩說到南宋晚唐詩風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1984年第4期，頁76-87。馬興榮：〈四靈詩述評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1987年第2期，頁83-89。費君清：〈永嘉四靈的興起與南宋詩風的轉變〉，張高評編：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（高雄：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2年），第6期，頁199-215。呂肖奐：《宋詩體派論》（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七章〈四靈體：宋調的反撥〉，頁189-198。

⁷¹ 張宏生：《江湖詩派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，第六章〈詩歌淵源——關於江湖詩派學晚唐的若干問題〉，頁172-191。

⁷² 呂肖奐：《宋詩體派論》，第八章〈江湖詩派：宋調的變異〉，頁202-207。

